



朱子文語纂編

二下

□ 13
3203
3





3203  
卷 3

昭和八年二月五日寄  
金子志郎氏贈

博學亦非謂欲求異聞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與約初學且只須作  
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靠作兩  
路進前用工塞斷中間莫令相通將來成時便自會有通處若  
如此兩下用工成甚次第

某所說過底要諸公有所省發則不枉了若只恁地聽過則無益  
也一錄云說許多話曉得底自曉得久之云如釋氏說如標月指  
得不曉得底是某自說話了月雖不在指上亦欲隨指見月須恁地始得久之云二三子以  
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云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  
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久之又曰昔有人問話於一僧  
僧指面前花示之曰是甚麼其人曰花也僧云吾無隱乎爾此  
不是他無見處但見處說得粗了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居



鄉黨便恂恂。在宗廟朝廷便便惟謹。與上大夫言便閭閻。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有許多實事可見。又曰程子說莊子說道體儘有妙處。如云在谷滿谷。在坑滿坑。不是他無見處。只是說得來作怪。大抵莊老見得些影。便將來作弄矜詫。又曰黃帝問於廣成子云。吾欲官陰陽以遂羣生。東坡注云云。是則是有此理。如何便到這田地。久之又云。昔在一山上坐看潮來。凡溪澗小港中。水皆如生蛇走入。無不通透。甚好看。識得時。便是一貫底道理。又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如日月雖些小孔竅。無不照見。此好識取。

子貢所問。以事功而言。於本體初無干涉。故聖人舉此心之全體。大用以告之。以己之欲立者立人。以己之欲達者達人。以己及物。無些私意。如堯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至於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道理都擁出來。又曰如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廣大心中流出。某自十五六時。聞人說這箇道理。知道如此好。但今日方識得。如前日見人說鹽鹹。今日食之。方知是鹹。說糖甜。今日食之。方知是甜。

自志於道。至依於仁。是從粗入精。自依於仁。至游於藝。是自本兼末。能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因舉橫渠語云。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此是橫渠赤心片片說與人。如荀揚何嘗有這樣說話。

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說聖人



志道據德依仁而後游藝也。此說得自好。

因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臾停。聖人爲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法也。

須是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之心。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只是箇枉死漢。濟得甚事。如晉之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豈是斂手束脚底村人耶。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旣曰君子。須是事事理會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

士不可以不弘毅。先生舉程先生語曰。重擔子。須是硬著脊梁骨。方擔荷得去。

古人學樂。只是收斂身心。令入規矩。使心細而不粗。久久自然養得和樂出來。

問立於禮。猶可用力。詩樂旣廢。不知今何由興成之。曰旣無此家具。也只得義埋養其心。若精別義理。使有以感發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涵養從容。無斯須不和不樂。便是成於樂。今禮亦不似古人完具。且只得自存箇規矩。收斂身心。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自由。亦不可得。

聖賢於節文處。描畫出這樣子。令人依本子去學。譬如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便寫得好。須是一筆一畫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問博文是求之於外。約禮是求之於內否。曰何者爲外。博文也是



自內裏做出來。我本來有此道理。只是要去求。知須是致。物須是格。雖是說博。然求來求去。終歸於一理。乃所以約禮也。

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所以著力不得。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了。賢者若著力。要不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此所以說大段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於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不思。自生而至熟。正如寫字一般。會寫底。固是會。不會寫底。須學他寫。今日寫。明日寫。自生而至熟。自然寫得。

學者要須常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之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却少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底脫灑意思。

克己須著復於禮。賀孫問非天理。便是人欲。克盡人欲。便是天理。如何却說克己了。又須著復於禮。曰。固是克了己。便是理。然亦有但知克己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說在這裏。若佛家儘有能克己者。雖謂之無己。私可也。然却不曾復得禮也。

問克己復禮。疑若克己後。便已是仁。不知復禮還又是一重工夫。否。曰。己與禮對立。克去己後。必復於禮。然後爲仁。若克去己。私便無一事。則克之後。須落空去了。且如坐當如尸。立當如齋。此禮也。坐而倨傲。立而跛倚。此己私也。克去己私。則不容倨傲而跛倚。然必使之如尸如齋。方合禮也。故克己者。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乃所以爲仁也。又問克己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己。私言之。便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缺。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是



精處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孔子告顏淵。只說克己復禮。若是克得己。復得禮。便自見仁分曉。如往長安。元不曾說與長安有甚物事如何。但向說向西去。少間。他到長安。自見得。

敬之至。固無己可克。克己之至。亦不消言敬。敬則無己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己。此是大敬。如聖敬日躋。於緝熙敬止之敬也。

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爲。只小康曲謹。濟得甚事。且如舊日秦丞相當國。有人壁立萬仞。和宮觀也不請。此莫是世間第一等人。及秦旣死。用之爲臺諫。則不過能論貪污而已。於家國大計。一無所建立。且如子貢問士一段。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人。莫是至好。而聖人必先之以行。已有恥不辱君命爲上。蓋孝弟之人。亦

只是守得那一夫之私行。不能充其固有之良心。然須是以孝弟爲本。無那孝弟。也做不得人。有時方得恰好。須是充那固有之良心。到有恥不辱君命處。方是。

問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說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

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亦自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是當。若下學得是當。未有不能上達。釋氏只說上達。更不理會下學。然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

問終身行之其恕乎。如何。只說恕。不說忠。看得忠字尤爲緊要。曰。分言忠恕。有忠而後有恕。獨言恕。則忠在其中。若不能恕。則其無忠可知。恕是忠之發處。若無忠。便是做恕不出。問忠恕看來。也是動靜底道理。如靜是主處。動是用處。不知是否。曰。聖人每



就用處教人。亦不是先有靜而後有動。問看來主靜是做工夫處。曰雖說主靜。亦不是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亦須著事。君親交朋友。綏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閉門靜坐。事物來時。也不去應接。云且待我去靜坐。不要應。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中須有箇商量。倒斷始得。這處正要著力做工夫。不可皮膚說過去。又曰動靜亦不是截然動。截然靜。動時靜便在這裏。如人來相問。自家去答他。便是動。才答了便靜。這裏既靜。到事物來。便著去應接。不是靜坐時守在這裏。到應接時便散亂了去。然動靜不出是一箇理。知這事當做。便順理做去。便見動而靜底意思。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始能靜。靜而能存養。則應接處始得力。須動時做工

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莫使工夫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若無工夫。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矣。動靜恰似船一般。須隨他潮去。始得浪頭恁地高。船也隨他上。浪頭恁地低。船也隨他下。動靜只是隨他去。當靜還他靜。當動還他動。又如與兩人同事相似。這人做得不是。那人便著救他。那人做得不是。這人便著去救他。終不成兩人相推。這人做不是。却推說不干我事。是那人做得如此。那人做不是。推說不干我事。是他做得如此。便不是相爲底道理。又曰所以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言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若不能以敬養在這裏。如何會去致得知。若不能致知。又如何成得這箇敬。

聖人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義邊一直去。更不通思量。



第二著才說義乃所以爲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纔於爲仁時便說要不遺其親。爲義時便說要不後其君。則是先有心於爲利。聖賢要人止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邊。仲舒所以分明說不謀其利。不計其功。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旣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个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蓋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至於集義工夫。乃在知言之後。不能知言。則亦不能集義。

問如何是滿腔子皆惻隱之心。曰腔只是此身裏處處。問莫是人  
生來惻隱之心具足否。曰如今也恁地看事。有箇不穩處。便自  
覺不穩。這便是惻隱之心。林擇之嘗說人七尺之軀。一箇鍼劄  
著便痛。問吾身固如此。處事物亦然否。曰此心應物不窮。若事  
事物物嘗是這箇心便是仁。若有一事不如此。便是這一處不  
仁了。問本心依舊在否。曰如今未便理會。在不在。論著理來。他  
自是在那裏。只是這一處不恁地。便是這一處不在了。如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忽然有一鄉人自不服化。稱王稱伯。便是這一  
處無君。君也只在那裏。然而他靠不得。不可道是天理只在那  
裏。自家這私欲放行不妨。王信伯在館中。范伯達問人須是天  
下物物皆歸吾仁。王指窓櫺問范曰。此窓還歸仁否。范默然。某  
見之。當答曰。此窓不歸仁。何故不打壞了。如人處事。但箇箇處



朱子文義纂編卷二  
得是便是事事歸仁。且如窓也要糊得在那裏教好。不成沒巴鼻打壞了。問仁者以萬物爲一體。如事至物來皆有以處之。如事物未至不可得而體者。如何。曰只是不在這裏。然此理也在這裏。若來時便以此處之。

黃景申嵩老問仁兼四端意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公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慙皇。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之。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

嘗止息。看如何枯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朱蜚卿問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曰如今恁地勉強安排。如何得樂。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己。只是要到這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捉安排。纔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問如今也且著恁地捉。曰固是且著恁地。須知道未是到處。須知道樂則生處。是當到這地頭。恰似春月草木許多芽蘗。一齊爆出來。更止遏不得。賀孫問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這箇不是放安排。這只就他初發上說。曰只如今不能常會如此。孩提知愛其親。如今自失了愛其親意思。及其長也。知敬其兄。如今自失了敬其兄意思。須著理會。孟子所以說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須要常常恁地。要之須是知得這二者。使常常見這意思。方會到得樂則生矣處。要緊却在知斯二者勿去是也。二句上。須是知得二者是自家合有底。不可暫時失了。到得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既知了。又須著檢點教詳密子細。節節應拍。方始會不間斷。方始樂。方始生。又曰樂則生。如水之流。撥盡許多擁塞之物。只恁地滔滔流將去。

某常說操則存。克己復禮。敬以直內等語。不須講量。不須論辨。只去操存克復便了。只今眼下便是用功處。何待擬議思量。與辨論是非講究道理不同。若此等處。只下著頭做。便是不待問人。問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須從貧困艱苦中做來。方堅牢。曰若不從這裏過。也不識所以堅牢者。正緣不曾親歷了。不識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

素不曾行。忽然一日撞行將去。少間定墮坑落塹去也。

既不以天壽貳其心。又須修身以俟。方始立得這命。自家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事事教是當。自家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內。也須教事事是當始得。若既不以天壽動其心。一向胡亂做。又不可如佛氏以絕滅爲事。亦可謂之天壽不貳。然修身以俟一段。全不曾理會。所以做底事皆無頭腦。無君無父。亂人之大倫。利善若只是利善。則易理會。今人所爲處都是利。只管硬差排道是善。今人只是差處多。只一條大路。其餘千差萬別。皆是私路。問集義反經之說如何。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若便集義。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却煞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爲言。使大綱既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謂如造屋



先有柱脚。然後窓牖有安頓處。

問既云上智。何以更有人心。曰。掐著痛。抓著癢。此非人心。而何人自有人心。道心一箇。生於血氣。一箇。生於義理。飢寒痛癢。此人心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此道心也。雖上智亦同。一則危殆而難安。一則微妙而難見。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乃善也。

致中和工夫如何。便到其始。也不能一一常在十字上立地。須有偏過四旁時。但久久純熟。自別。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收其放心。操則存。此等處。乃致中也。至於充廣其仁義之心等處。乃致和也。

其靜時。思慮未萌。知覺不昧。乃復所謂見天地之心。靜中之動也。其動時。發皆中節。止於其則。乃良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動中之靜也。

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而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而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鰥寡。樂育英才。這是萬物育不是。以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長幼相接相處。無不是這箇。卽這喜怒哀樂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更去那處尋實理流行。

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一事。便有一事。便有一事。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如何一日克己於家。便得天下以仁歸之。爲有此理故也。

誠是天理之實。然更無纖毫作爲。聖人之生。其稟受渾然。氣質清



明純粹。全是此理。更不待修爲。而自然與天爲一。若其餘。則須是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如此不已。直待得仁義禮智與夫忠孝之道。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爲誠。有一毫見得與天理不相合。便於誠有一毫未至。如程先生說常人之畏虎。不如曾被虎傷者畏之。出於誠實。蓋實見得也。今於日用間。若不實見得是天理之自然。則終是於誠爲未至也。

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且如而今對人說話。若句句說實。皆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話。雖有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讀書半版以前。心在書上。則此半版有終有始。半版以後。心不在焉。則如不讀矣。

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老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故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爲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則便於本體有虧欠處也。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實也。然從知上來。吾心知得是非端的是如此。心便實。實便忠信。吾心以爲實。然從此做去。卽是進德。修辭處立誠。又是進德事。

問修辭立其誠。何故獨說辭。得非只舉一事而言否。曰。然。也是言處多。言是那發出來處。人多。是將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

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說只恁地說。須自去下工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



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領略將去。實是要行得。如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曾就身已做看。某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己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問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能如是。則仁亦在其中。如克己復禮。亦是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從那路入。但從一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

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無所為。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道

者亦猶是也。

問輔相裁成。學者日用處有否。曰。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耒耜田畝。皆是。

在天地則為陰陽。在人則為善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善處便是陰。善處便是陽。上五陰。下一陽。是當沉迷蔽錮之時。忽然一夕省覺。便是陽動處。齊宣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可謂極矣。及其不忍。殺鯀。即見善端之萌。肯從這裏做去。三王事業。何患不到。

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人於迷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曰。然。又曰。古人所以四十強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不。便出來與事物滾了。豈不壞事。



地中生木。升。汪丈嘗曰。曾考究得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便將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於學。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德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退。近日學者。才相疎。便都休了。乾坤只是一箇健順之理。人之性無不具此。雖千萬人。吾往矣。便是健。雖褐寬博。吾不憚焉。便是順。如剛果奮發。謙遜退讓。亦是所以君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是剛強。健之理如此。至於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是異懦。順之理如此。但要施之得其當。施之不當。便不是乾坤之理。且如孝子事親。須是下氣怡色。起敬起孝。若用健。便是悖逆不孝之子。事君。須是立朝正色。犯顏敢諫。若用順。便是阿諛順旨。中庸說君子而時中。時中之道。施之得其宜。便是問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既無邪。何以不合正。曰有人自

是其心全無邪。而却不合於正理。如賢智者過之。他其心豈曾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

蔡舉問書所謂降衷。曰古之聖賢才說出。便是這般話。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傅說見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

形骸上起底見識。便是人心。義理上起底見識。便是道心。心則一也。微則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惟聖人便辨之精。守得徹頭徹尾。學者則須是擇善而固執之。飢食渴飲。人心也。如是而飲食。如是而不飲食。道心也。喚做人便



有形氣。人心較切近於人。道心雖先得之。然被人心隔了一重。故難見。道心如清水之在濁水。惟見其濁。不見其清。故微而難見。人心如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道心如言心之官則思。故貴先立乎其大者。有道心。則人心爲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志氣清明。思慮精一。炯然不昧。而常有以察於幾微之間。則精矣。立心之剛。用力之篤。毅然自守。而常有以謹於毫釐之失。則一矣。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詩傳中用東萊呂氏說。先生日記得他甚主張那柔字。文蔚曰。他後一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不用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

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本朝范文正公富鄭公。是以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柔却柔得好。今仲山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去。便是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仲山甫柔嘉維則。必要以此爲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

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才是勝時。不惟至於流與離。卽禮樂便不在。了。曰。這正在勝字緊要。只才有些子差處。則禮失其節。樂失其和。蓋這些子。正是交加生死岸頭。又云。禮樂者皆天理之自然。節文也是天理自然有底。和樂也是天理自然有底。然這天理本是籠侗一直下來。聖人就其中立箇界限。分成段子。其本如此。其末亦如此。其外如此。其裏亦如此。但不可差其界限耳。



才差其界限。則便是不合天理。所謂禮樂。只要合得天理之自然。則無不可行也。又云無禮之節。則無樂之和。惟有節而後有和也。

這箇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字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問此是誰語。曰。此是古人語。象山常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拍。却只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看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拍。却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己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

此。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這般說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因云。今且須涵養。如今看道理未精進。便須於尊德性上用功。於德性上有不足處。便須於講學上用功。二者須相趨逼。庶得互相振策出來。若能德性常尊。便恁地廣大。便恁地光輝。於講學上須更精密。見處須更分曉。若能常講學。於本原上又須好。覺得年來朋友。於講學上却說較多。於尊德性上說較少。所以講學處不甚明了。

問自太極一動而爲陰陽。以至於爲五行。爲萬物。無有不善。在人則才動便差。是如何。曰。造化亦有差處。如冬熱夏寒。所生人物有厚薄。有善惡。不知自甚處。差將來。便沒理會了。又問惟人才動便有差。故聖人主靜以立人極歟。曰。然。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成塊然喫飯。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行事有不可人意。或百姓遭酷虐。自家寧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爲念。又那裏教你恁地來。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便是怕人倒向一邊去。今人若不塊然不以天下爲志。便又切切然理會不干已事。如世間一樣學問。專理會典故世務。便是如此。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學。便是學此事。旣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面有幾多工夫。

明道答橫渠定性未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爲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引去矣。

擴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心只是放寬平便大。不要先有一私意隔礙。便大。心大則自然不急迫。如有禍患之來。亦未須驚恐。或有所獲。亦未須便歡喜。在少間。亦未必不禍。更轉爲福。福更轉爲禍。荀子言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蓋君子心大則是天心。心小則文王之翼翼。皆爲好也。小人心大則放肆。心小則是褊隘私吝。皆爲不好也。

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已爲



人之分

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樽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爲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爲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情性之正。仲思問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曰。最是他下得夾持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

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發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康節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也。蓋天只是動。地只是靜。到得人便兼動靜。是妙於天地處。故

曰。人者天地之心。論人之形。雖只是器。言其運用處。却是道理。謂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爲品藻二人。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不窒礙矣。上蔡曾有手簡云。大事未辦。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辦。

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思亦甚緊要。不可以不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



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未害於未發。蘇季明以  
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先生曰  
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  
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是病。道  
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  
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  
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  
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  
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敢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  
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主意且以其自然爲之。  
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有偏在。  
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之。待其著

察

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  
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  
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  
外事。

因語某人好作文。曰平生最不喜作文。不得已爲人所託。乃爲之  
自有一等人樂於作詩。不知移以講學。多少有益。符舜功曰趙  
昌父前日在此好作詩。與之語道理。如水投石。

問前承先生書云。李先生云。賴天之靈。常在目前。如此安得不進。  
蓋李先生爲默坐澄心之學。持守得固。後來南軒深以默坐澄  
心爲非。自此學者工夫愈見散漫。反不如默坐澄心之專。先生  
曰。只爲李先生不出仕。做得此工夫。若是仕宦。須出來理會事。



向見吳公濟爲此學。時方授徒。終日在裏默坐。諸生在外都不成模樣。蓋一向如此不得。問龜山之學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自得於燕閒靜一之中。李先生學於龜山。其源流是如此。曰龜山只是要閒散。然却讀書。尹和靖便不讀書。

或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之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白豆少黑豆多。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

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隕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隔夕嘗有爲去意見之說者。此皆是不奈煩去修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奈煩去做。須要尋箇倖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躡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所謂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奈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欣喜情願上這條路去。四方八面。攔掇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廣云。此非

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廣云。數曰敬聽。先生教誨。做工夫處。左右前後。內外本末。無不周密。所謂盛水不漏。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

先生問廣到此幾日矣。廣云。八十五日。曰。來日得行否。廣曰。來早拜辭。曰。有疑便問。廣云。今亦未有疑。自此做工夫去。須有疑。却得拜書請問。曰。且自勉做工夫。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有疑處。且須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人若除得箇倚靠人底心。學也須會進。



大雅臨別請教以爲服膺之計。曰老兄已自歷練。但目下且須省閒事。就簡約上做工夫。若舉業亦是本分事。且如前日令老兄作告子未嘗知義論。其說亦自好。但終是搏量。非實見得。如今人說人文字辭太多。不是辭多。只緣意少。若據某所見義內。卽是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便自見得義在內。若徹頭徹尾一篇說得此理明。便是吾人日用事。豈特一篇時文而已。

如今理會道理。且要識得箇頭。若不識得箇頭。只恁地散散逐段說。不濟事。假饒句句說得。段段記得。有甚精微奧妙。都理會得。也都是閒話。若識得箇頭。上有源頭。下有歸著。看聖賢書。便句句著實。句句爲自家身己說。如此方可以講學。要知這源頭是甚麼。只在身上看。許多道理。盡是自家固有底。仁義禮智。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這箇是源頭。見得這箇了。

方可講學。方可看聖賢說話。恰如人知得合當行。只假借聖賢言語作引路一般。不然。徒記得說得。都是外面閒話。聖賢急急教人。只在這些子。纔差過那邊去。便都無些子著身己。都是要將去附合人。都是爲別人。全不爲自家身己。纔就這邊來。便是自工夫。這正是爲己爲人處。公今且要理會志趣。是要如何。若不見得自家身己道理分明。看聖賢言語。那裏去捉摸。又云。如今見得這道理了。到得進處。用力慤實緊密者。進得快。有用。力慢底。便進得鈍。何況不見得這源頭道理。便緊密也徒然。不濟事。何況慢慢地。便全然是空。如今拽轉亦快。如船遭逆風吹。向別處去。若得風翻轉。是這一載。不問甚麼物色。一齊都拽轉。若不肖轉時。一齊都不轉。見說毋不敬。便定定著毋不敬。始得。見說思無邪。便定定著思無邪。始得。書上說毋不敬。自家口讀。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三  
毋不敬。身心自恁地怠慢放肆。詩上說思無邪。自家口讀思無邪。心裏却胡思亂想。這不是讀書。口卽是心。心卽是口。又如說足容重。須著重。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重。自家若不重。便自壞了天理。手容恭。須著恭。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恭。自家若不恭。便自壞了天理。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云云。把聖賢說話將來學。便是要補填得元初底教好。又如說非禮勿視。自是天理付與自家雙眼。不曾教自家視非禮。纔視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聽。自是天理付與自家雙耳。不曾教自家聽非禮。纔聽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言。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口。不曾教自家言非禮。纔言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動。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身心。不曾教自家動非禮。纔動非禮。便不是天理。

今人將敬致知來做兩事。持敬時。只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今日持敬。明日去思量道理也。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去思量道理。二者本不相妨。

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爲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下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是了。便行將去。

石子餘將告歸。先生將子餘問日出。曰兩日反覆與公看。見得公



所說非是不是其病痛處只是淺耳淺故覺得枯燥不恁條達只源頭處元不會用工夫來今須是整肅主一存養得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持之已久自然有得看文字自然通徹遇事自然圓轉不見費力乃舉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二節及明道語錄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下學而上達云自古聖賢教人只是就這箇道理上用功放心不是走作別處去一劄眼間即便不見才覺便又在面前不是難收拾公自去提撕便見得今要下工夫且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用工夫鑽紙上語存得此中昭明條暢自覺無許多窒礙方取文字來看便見有味道理通透遇事則迎刃而解無許多病痛然此等語不欲對諸公說且教他自用工夫撞來撞去自然撞著

公既年高若不如此下工夫恐悠悠歲月竟無所得又云某少時爲學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後得謝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先將朱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得趣覺見朱抹處太煩再用墨抹出又熟讀得趣別用青筆抹出又熟讀得其要領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灑落將與人看不得公要討箇無聲無臭底道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却開眼便看見開口便說著雖無極而太極然只是眼前道理若有箇高妙底道理而聖人隱之便是聖人大無狀不忠不信聖人首先犯著

義剛啓曰向時請問平生多悔之病蒙賜教第二番莫爲便了也不必長長留在胸中義剛固非欲悔但作一事時千思萬慮若



朱子文語彙編卷二  
思量不透處。又與朋友相度。合下做時。自謂做得圓密了。及事纔過。又便猛省。著有欠闕處。纔如此思著。則便被氣動了志。便是三兩日精神不定。不知此病生於何處。曰便是難。便是難。不能得到恰好處。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便是如此。便是不能得見這箇物事定帖。這也無著力處。聖人教人。但不過是博文約禮。須是平時只管去講明。講明得熟時。後却解漸漸不做差了。

古人學問。只是爲己而已。聖賢教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己。方有所得。今人知爲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亦解開悟。到切己工夫。却全不會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己下功。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自有箇通貫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如人趁養家一般。一日不去趁。便受

飢餓。今人事無大小。皆潦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不會子細理會。如何會有益。或問人講學不明。用處全差了。曰不待酬酢應變時。若學不切己。自家一箇渾身。自無著處。雖三魂七魄。亦不知下落。何待用時方差。

問謙曾與戴肖望相處如何。曰亦只商量得舉子程文。曰此是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學問。今人過了此一厄。又去理會應用之文。作古文。作詩篇。亦是一厄。須是打得破方得。先生問前此得書。甚要講學。今有可說否。自修云。適值先生去國匆匆。不及欵承教誨。曰自家莫匆匆便了。

寒泉之別。請所以教。曰議論只是如此。但須務實。請益。曰須是下真實工夫。未幾復以書來。曰臨別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



否。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不可不知也。

今之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爲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工夫。

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

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澀。喫不得。到熟後。自然一般。

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

看今世學者病痛。皆在志不立。嘗見學者不遠千里來此講學。將謂真以此爲事。後來觀之。往往只要做三二分人。識些道理。便是不是。夫人與天地並立爲三。自家當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軀。如何會並立爲三。只爲自家此性元善。同是一處出來。一出一入。若有若亡。元來固有之性。不會見得。則雖其人衣冠。其實與庶物不爭多。伊川曰。學者爲氣所奪。習所勝。只可責志。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在顏子分明見此物。須要做得。如人在戰陣。雷鼓一鳴。不殺賊。則爲賊所殺。又安得不向前。又如學者應舉。覓官。從早起來。念念在此。終被他做得。但移此心向學。何所不至。夫一陰一陽相對。志才立。則已在陽處立。雖



朱子言集卷之二  
時失脚入陰。然一覺悟。則又在於陽。今之學者皆曰。他是堯舜。我是衆人。何以爲堯舜。爲此言者。曾不如佛家善才童子曰。我已發菩提心。行何行而作佛。渠却辦作佛。自家却不辦作堯舜。某因問立志固是。然志何以立。曰自端本立。以身而參天地。以匹夫而安天下。實有此理。

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旣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又曰持敬而未免弛慢。是未嘗敬也。須是無間斷。乃可。至如言思慮多。須是合思卽思。不合思者不必思。則必不擾亂。

問所觀書。璘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詩可以興。又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爲之心。爲學方有端緒。古人以詩吟詠。起發善心。今旣不能曉古詩。某以爲告子篇諸段。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者。故勸人讀之。且如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口否。方是得。璘謂理義悅心。亦是臨事見得此事合理義。自然悅懌。曰今則終日無事。不成便廢了理義。便無悅處。如讀古人書。見其事合理義。思量古人行事。如吾今所思慮欲爲之事。才見得合理義。則自悅。才見不合義理。自有羞愧憤悶之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看。

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一好官人。須講學立大本。則有源流。若只要人道是好官人。今日做得一件。



明日又做一件。却窮了。德粹云。初到明州。問爲學於沈叔晦。叔晦曰。若要讀書。且於婺源山中坐。旣在四明。且理會官事。先生曰。縣尉旣做了四年。滕德粹元不曾理會。

凡日用工夫。須是自做。喫緊把捉。見得不是處。便不要做。勿徇他去。所說事有善者可從。又有不善者。問之。依舊從不善處去。所思量事。忽爲別思量。勾引將去。皆是自家不曾把捉得住。不干別人事。須是自把持。不被他引去。方是。顏子問仁。孔子答許多話。其末却云。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看來不消此二句。亦得。然許多話。不是自己著力做。又如何得。明知不善。又去做。看來只是知得不親切。若真箇知得定。不肯做。正如人說飲食過度傷生。此固衆所共知。然不是真知。偶一日飲食過度爲害。則明日決不分外飲食。此真知其傷。遂不復再爲也。把持之說。固是自

用著力。然又以枯槁無滋味。卒急不易著力。須平日多讀書。講明道理。以涵養灌培。使此心常與理相入。久後自熟。方見得力處。且如讀書。便今日看得一二段。來日看三五段。殊未有緊要。須是磨以歲月。讀得多。自然有用處。且約而言之。論孟固當讀。六經亦當讀。史書又不可不讀。講究得多。便自然熟。但始初須大段著力窮究。理會教道理通徹。不過一二番稍難。向後也只是以此理推去。更不艱辛。可以觸類而長。正如入仕之初。看公案。初看時。自是未相諳。較難理會。須著些心力。如法考究。若如此看得三五項了。自然便熟。向後看時。更不似初間難。亦可類推也。又如人要知得輕重。須用秤方得。有拈弄得熟底。只把在手上。便知是若干斤兩。更不用秤。此無他。只是熟。今日也拈弄。明日也拈弄。久久自熟也。如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亦是熟後便



精。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所以貴乎熟者。只是要得此心與義理相親。苟義理與自家相近。則非理之事自然相遠。思慮多走作。亦只是不熟。熟後自無。又如說做事偶合於理。則心安。或差時則餒。此固是可見得本然之理。所以差時便覺不安。然又有做得不是處。不知覺悟。須是常惺惺省察。不要放過。據某看學問之道。只是眼前日用的便是。初無深遠玄妙。至之少精深。蜚之少寬心。二病正相反。

先生教過爲學不可粗淺。因以橘子譬云。皮內有肉。肉內有子。子內有仁。又云譬如掃地不可只掃面前。如椅子之下。及角頭背處亦須掃著。

吳棻直翁問學亦頗知自立。而病痛猶多。奈何。曰未論病痛。人必全體是而後可以言病痛。譬如純是白物事了。而中有黑點。始可言病痛。公今全體都未是。何病痛之可言。設雖有善。亦只是黑上出白點。特其義理之不能已。與氣質之或美耳。大抵人須先要趨向是。若趨向正底人。雖有病痛。也是白地上出黑花。此特其氣質之偏。未能盡勝耳。要之白地多也。趨向不正底人。雖有善。亦只是黑地上出白花。却成差異事。如孔門弟子。亦豈能純善乎。然終是白地多。可愛也。人須先拽轉了自己趨向。始得。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既志於義理。自是無惡。雖有未善處。只是過耳。非惡也。以此推之。不志於仁。則無善矣。蓋志在於利欲。假有善事。亦偶然耳。蓋其心志念念只在利欲上。世之志利欲與志義理之人。自是不干事。志利欲者。便如趨夷狄禽獸之徑。志理義者。便是趨正路。鄉里如江德功。吳公濟諸人。多少是激惱人。然其志終在於善。世亦有一種不激惱人底。又見人



說道理他也從而美之見人非佛老他亦從而非之但只是胡亂順人情說而心實不然不肯真箇去做此最不濟事

廖晉卿請讀何書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無非走作之時可且收斂精神方好商量讀書繼謂之曰玉藻九容處且去子細體認待有意思方好讀書

林一之問先生說動靜義只是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底道理曰固是如此然何須將來引證某僻性最不喜人引證動中靜靜中動古人已說了今更引來要如何引證得是但與此文義不差耳有甚深長今自家理會這處便要將來得使恁地泛泛引證作何用明道言介甫說塔不是上塔今人正是說塔須是要直上那頂上去始得說得濟甚事

與馮德貞說爲己爲人曰若不爲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爲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曾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曾著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爲學者多只看爲己底是如何他只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爲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飢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做計壹錢也要將歸這是爲甚如此只爲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爲學如何會無所得

因言及釋氏而曰釋子之心却有用處若是好叢林得一好長老也只是朝夕汲汲不舍所以無有不得之理今公等學道此心



朱子文集卷之二  
安得似他是此心元不曾有所用。逐日流蕩放逐。如無家之人。思量一件道理不透。便颺去聲掉放一壁。不能管得。三日五日不知拈起。每日只是悠悠度日。說閒話逐物而已。敢說公等無一日心在此上。莫說一日一時也。無莫說一時頃刻也。無悠悠漾漾似做不做。從生至死。忽然無得而已。今朋友有謹飭不妄作者。亦是他資稟自如此。然其心亦無所用。只是閒慢過日。或云須是汲汲。曰公只會說汲汲。元不曾汲汲。若是汲汲用功。底人自別。他那得工夫說閒話。精專懇切。無一時一息不在裏許。思量一件道理。直是思量得徹底透熟。無一毫不盡。今公等思量這一件道理。思量到半間不界。便掉了。少間又看那一件。那件看不得。又掉了。又看那一件。如此沒世不濟事。又曰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警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

大光明寶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捉得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

某煞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覺次序未到。而今只是面前小小文義。尚如此理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他事。這箇事。須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在這裏。一齊理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可間斷。至於道理之大原。固要理會。纖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爲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理會。四邊一齊合起。功夫無些罅漏。東邊見不得。西邊須見得。這下見不得。那下須見得。既見得一處。則其他處亦可類推。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又不曾著力濟得甚事。如坐定一箇地頭。而他支脚也。須分布擺陣。如大軍廝殺相似。大軍在此。坐以鎮之。游軍依舊去別處邀截。須如此作工夫方得。而



今都只是悠悠。礙定這一路略略拂過。今日走來挨一挨。又退去。明日亦是如此。都不曾抓著那癢處。何況更望招著痛處。所以五年十年只是恁地。全不見長進。這箇須是勇猛奮厲。直前不顧去做。四方上下。一齊著到。方有箇入頭。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奕秋。只是爭這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爲爲學須如此做工夫。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那碁是如何著。是如何做工夫。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如此悠悠地過。今日見他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如此。如何說道出去一日。便不曾做得工夫。某常說正是出去路上好做工夫。且如出十里外。旣無家事炒。又無應接人客。正好提撕。

思量道理。所以學貴時習。到時習。自然說也。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能時習。如今都看不見。只是不曾入心。所以。在窓下看。才起去。便都忘了。

先生痛言諸生工夫悠悠。云今人做一件事。沒緊要底事。也著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字底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又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推敲勢。大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人學問是大小大事。却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著緊用力。反不如他人做沒緊要底事。可謂倒置。諸公切宜勉之。

諸公請問不切。曰羣居最有益。而今朋友。乃不能相與講貫。各有



疑忌自私之意。不知道學問是要理會箇甚麼。若是切己做工夫底。或有所疑。便當質之朋友。同共商量。須有一人識得破者。已是講得七八分。却到某面前商量。便易爲力。今既各自東西。不相講貫。如何得會長進。欲爲學問。須要打透這些子。放令開濶。識得箇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底意思。方是切於爲己。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爲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要知箇事。有言貧困不得專意問學者。曰。不干事。世間豈有無事底人。但十二時。看那箇時閑。一時閑。便做一時工夫。一刻閑。便做一刻工夫。積累久。自然別。或又以離遠師席。不見解注爲說。曰。且如某

之讀書。那曾得師友專守在裏。初又曷嘗有許多文字。也只自著力耳。或曰。先生高明。某何敢望。曰。如此則全未知自責。堯舜與人同耳。曷嘗有異。某嘗謂此皆是自恕之語。最爲病痛。或問格物一項。稍支離。曰。公依舊是箇計較利害底心。下在這裏。公且試將所說行將去。看如何。若只管在這裏擬議。如何見得。如做得箇船。且安排槳楫。解了繩。放了索。打將去看。却自見涯岸。若不放船去。只管在這裏思量。怕有風濤。又怕有甚險。如何得到岸。公今恰似箇船。全未曾放離岸。只管計較利害。聖賢之說。那尚恁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如今說了千千萬萬。却不曾去。下得分寸工夫。又曰。聖人常說有殺身以成仁。今看公那邊人。教他殺身以成仁。道他肯不肯。決定是不肯。才說著。他也道是怪在。又曰。吾未見剛者。聖人只是要討這般人。須



是有這般資質。方可將來磨治。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須是有金玉之質。方始琢磨得出。若是泥土之質。假饒你如何去裝飾。只是箇不好物事。自是你根腳本領不好了。又曰。如讀書。只是理會得便做去。公却只管在這裏說道如何理會。伊川云。人所最可畏者便做。

先生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佛者曰。十二時中。除了著衣喫飯。是別用心。夫子亦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緊要事。究竟自己底事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聖人

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會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

先生見學者解說之際。或似張大。卽語之曰。說道理。不要大驚小怪。

先生言此兩日。甚思諸生之留書院者。不知在彼如何。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孟子所記。本亦只是此說。狂狷卽狂簡。不忘其初。卽不知所以裁之。當時隨聖人在外底。却逐日可照管他。留魯者。却不見得其所至如何。然已說得成章了。成章是有首有尾。如異端亦然。釋氏亦自說得有首有尾。道家亦自說得有首有尾。大抵未成者尚可救。已成者爲足慮。時先生在郡中

大率爲善。須自有立。今欲爲善之人。不可謂少。言多顧浮議。浮議何足恤。蓋彼之是非。干我何事。亦是我此中不痛切耳。若自著



繁。自痛切。亦何暇恤他人之議哉。

先生氣疾作。諸生連日皆無問難。一夕遣介召入卧內。諸生亦無所請。先生怒曰。諸公恁地閑坐時。是怎生地恁地。便歸去。強不消得恁地遠來。

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較計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如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

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工夫。然到極

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終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總論爲學

八







